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五

武功部十 屯營 陣 騎

屯營一

增太公兵法曰張軍處將必避七舍七殃武王曰何謂七舍七殃太公曰張軍勿居天社勿居地社勿居虛器勿居宿死勿居呑害勿居蜚鋒勿居枯泉武王曰何謂天社太公曰地高而仰者也何謂地社早而下者也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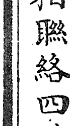
謂虛器攻敗邑人莫居之者也何謂宿死冢墓丘陵間也何謂枯泉枯澤無水者也何謂呑害即人所聚五穀處也何謂蜚鋒地斥鹵禿不生草木也所謂七舍七殃不張軍處將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絶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絶水必遠水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内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絶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

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是謂必勝　吳子論將篇曰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吳子治兵篇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太白陰經曰偃月營形象偃月背背山岡面陂澤輪逐山勢弦隨面直地窄山狹之所營　又曰偃月外營

右置上弦門中置偃月門左置下弦門

屯營二

增宋書宗越傳曰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唐書曰劉黑闥攻陷洺水秦王阻水為連營分奇兵絕其餽路又韋雲起傳曰契丹寇營州煬帝詔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



馬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壕塹既周遽令移就崇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何以知之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　通鑑唐紀注云貞觀十二年於玄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　通鑑唐紀曰龎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　五代史謝彦章傳曰彦章爲梁騎將與賀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彦章

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壞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　通鑑宋紀曰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坪移兵守之　遼史國語解曰軍馬頓舍不設營塹折木梢為弓以為團集之所又諸國使來道傍簽置木梢弓以充欄楯　平夏録曰至正辛卯歲汝頴兵起明玉珍乃團結里中人屯於青山衆推為屯長　弇州史料曰李文忠

救大同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刼我不可動　兵畧纂聞曰楊洪以左都督節鎮宣府其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

屯營三

原雁門　犬丘　後漢程不識為將軍屯軍雁門　典畧駐固字白兔軍屯犬丘有巫誡曰將軍字兔屯邑名犬兔見犬必驚宜急移不從遂戰死　飛狐　偃月　漢書匈奴入雲中郡上命車騎將軍李廣軍飛狐　吳志朱異使任度為浮橋夜渡藥偃月壘　以藩　相次　晉楚盟時以藩為軍示以不相疑也　周禮營壘相次也　右背　左次　兵法右背丘陵前左水澤　易

曰左次無咎行師之法欲左背水右背高

陸抗 彭亡

吳志陸抗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

後漢岑彭伐公孫述乘勝直進述大驚懼所屯營地名彭亡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蜀刺客詐稱亡奴來降刺殺彭

增起沙 蒔樹

魏志注曹瞞傳曰公征馬超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比明城立

晉書載記曰姚萇破魏褐飛於杏城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栅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鬭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尅舉小乃為奇大何足貴

犬鋪 鈴架

通鑑朱全忠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注曰凡行軍下營四面設犬

鏞以犬守之敵來則羣吠使營中知所警備又有鈴架者繞營設架挂鈴其上敵來觸之則鳴

原軍

細柳　環剛車 亞夫屯於細柳行將軍之令　衛青度幕出塞見單于精兵乃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騎擊殺之

諸葛奇才　鄧艾指畫 蜀志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行其營壘處曰天下奇才　魏志鄧艾年十一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時人多笑焉後為將立大功

偏將別專　聯校自固 漢法偏將別屯則許專殺　趙充國曰校聯不絕用木相貫穿自固

領是大軍　屯於中壘　增居兩山間　連七百里 漢書李陵傳曰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　魏志文帝聞劉備東下與孫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

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

原無兵號君子　獨駐曰亞夫 晉書劉超為射聲校尉無兵號曰君子營　魏志太祖行案諸營士卒皆離陣觀徐晃獨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將軍可謂有亞夫之風矣

增

與親屬作營塹　依險固築營壘 後漢書樊宏傳曰王莽末宏與宗家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　又第五倫傳曰倫少介然有行義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

休止

不結營部　野宿皆成營柵 又耿秉傳曰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　通鑑宋紀曰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

東野宿皆成營柵

屯營四

增別營棊跱潘安仁詩 君子營晉書載記曰石勒陷冀州郡縣堡壁有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 埋懷村孔帖曰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懷村燧甚喜曰果敗懷光 馬止營合營見屯營二

陣一

增周禮曰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

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　太公六韜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為烏雲之陣此用兵之竒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孫子九地篇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吳子料敵篇曰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鬭楚陣整而不

久燕陣守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陣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退速獘而勞之勿

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愼好勇義寡詐謀故守
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
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
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
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衆來則
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司馬法曰凡陣
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史記律書曰黄帝有涿鹿之
戰以定火灾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　蜀志諸葛

亮傳曰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　北史源賀傳曰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者舊說畧採至要為十二陣圖上之　太白陰經曰黃帝設八陣之形車廂洞當金也車中黃土也鳥云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也雁行鵞鶴天也輪車地也飛翼浮沮巽也　又曰天陣居乾為天門地陣居坤為地門風陣居巽為風門雲陣居坎為雲門飛龍居震為飛龍門武翼居兌為武翼門鳥翔居離為鳥翔門蛇盤居艮為蛇盤門天地風

雲為四正門龍虎鳥蛇為四奇門乾坤艮巽為闔門坎離震兊為開門　太平御覽唐太宗謂朝臣曰朕少時為公子未遭戰陣義旗之始乃平寇亂每執鼓必自指撝習覩兵陣即知强弱常取我弱對其强强對其弱敵犯其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潰多使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唐書兵志將帥簡軍士除地為場北上中間二百步立五表表間五十步為二軍進止之節遂聲鼓有司舉旗

士衆皆起行及表擊鉦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旌士衆皆起驟及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為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旗為方陣以應次西軍鼓舉赤旗為鋭陣東軍亦鼓舉黑旗為曲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黃旗為圓陣西軍亦鼓舉青旗為直陣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為方陣東軍亦鼓舉赤旗為鋭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舉黃旗為圓陣以應凡陣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每變陣二軍各選

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為勝負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既已兩軍俱為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日至一行表跪進如前復其初　宋史吳璘傳曰璘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

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　遼史兵志曰凡行兵見敵軍既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於陣四面列騎為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為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粆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

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施雙纛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来中既饑疲目不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為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

陣二

增左傳曰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晉師救鄭隨武子曰荆尸而舉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注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此為陳法遂以為名在軍

右者扶轅爲戰備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

周書太祖文帝紀曰太祖令軍人賫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太祖名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齊神武至望見

軍少競馳而進不爲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絶其軍爲二隊大破之　又李光弼傳曰賊帥周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决召諸將曰彼强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名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

問其次曰東南隅名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　通鑑唐紀曰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絶常山糧道城中之草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為方陣而行賊不能奪　并州史料曰明張輔討安南行視諸城獨多邦最大可駐軍而特高峻下設重濠

濠外復為坎坎外皆蒺藜而士馬甚盛輔乃懸重賞募死士為雲梯夜蠓附而上賊於城中列象陣以鬬輔夙具繪獅蒙馬而衝之象皆股栗退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賊大潰

陣三

原善師　遠晦穀梁傳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注曰師衆素嚴不須耀軍列陣軍陣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　左傳云晉楚遇於鄢陵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陣陣不違晦在陣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注曰晦月

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

七來 百里 周書云陣有三良一要不羸二喪民人三擯厥親有四赦一勝人必羸二取戚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此七者搏之來也注云所以懷來之也 尉繚子云武王伐紂紂之陣起自黃鳥訖於赤甫其間百里也走如疾風聲如振霆武王乃使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

魚麗 鵞鸛 左傳云王伐鄭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 蔣子萬機論云魚麗鵞鸛之陣進退有節案古有破陣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整魚麗鵞鸛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廻顧以象戰陣之形

連衡 支離 諸葛亮軍令云連衡之陣以狹而厚為利陣令騎不得與相離遠 左傳云衛褚師比公孫彌牟作亂衛侯出適城鉏公為支離之卒以侵衛衛人病之案支離陣名

背水 因山 漢書韓信攻趙背水為陣曰破趙會食竟以勝趙軍吏怪而問信曰置之死地

而後存衆乃服　又云項羽敗漢追至東城廼存二十
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
而為圜陣

石壘　車蒙 晉紀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為壘方可數百步壘四郭又聚石為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於今儼然常有鼓甲之聲天陰彌響　諸葛亮教云若賊騎左右來至徒行以戰者陟嶺不便宜以車蒙陣而待之地狹者以鋸齒而待之

疏首　張翼 左傳范匃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史李牧為奇陣張左右翼也

越雁　鄭鶩 吳越春秋陣名 傳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於諸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皆陣名

蛇勢　鶴列 晉書諸葛亮造八陣圖於平沙上壘石八行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文帝莫能識之　莊子徐無鬼曰鶴列麗譙之間

未學　立成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謂軍陣行

列之法也　漢書耿秉行止不正不結營部遠斥候有警軍陣立成也

晦厭　子伐左傳楚以甲午晦晨壓晉軍而陣注晦陰盡日　又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注孑戟也尸陳也楚始於此參用戟

增飛龍　騰蛇後魏書高宗文成帝紀曰和平二年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鈎陳　積卒水經注曰河南有鈎陳壘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鈎陳之宿主鬬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鈎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是以壘資其名　八編類纂引積卒陣記曰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為內外二重外圓以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為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為左右前後四歐之局

勾卒　萃車左傳曰哀十七年越子為左右勾卒注鈎伍相著別為左右屯

周禮車僕注曰孫子八陣有苹車之陣

却月　偃月　宋書朱齡石超石傳曰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魏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大車進止高祖乃遣丁旿帥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　玉海曰宋朝康定元年郭遵與趙元昊皆為偃月陣

六花　五行　李靖問對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靖對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六花俗所號耳　李靖問對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兵不習此五者豈可臨敵哉

強名　詭設　李靖對太宗曰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祕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

為八馬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誑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熊羆 鴛鴦 孔帖引獨孤及八陣圖記曰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貔出匪以律我異於是 兵畧纂聞曰戚繼光之禦島夷也謂江南多沮澤行者不得比肩而行陣與西北同何以戰乃為鴛鴦陣

原四獸陣 三面陣 禮記云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玄注曰以四獸為軍陣象天文也 軍令云舉黃帛兩半幅合旗為三面陣

順天時 因地形 凡陣早晏無失必順天時 魏田豫討烏桓虜伏騎擊之豫因地形迴軍結圓陣複陣圓陣

牝牡方伏 商羽徵角 周書云凡有五陣春為牝陣弓為前行夏為方陣戟為前行季夏圓陣矛為前行秋為牡陣劒為前行冬為伏陣楯為前行是為五陣 黃石公記云使商人為前兵者象白

虎陣使羽人為前兵者象玄武陣使徵人為前兵者象朱雀陣使角人為前兵者象青龍陣

直木 鋭火 圓土 方金 黄帝問玄女兵法云敵人為圓陣已以直陣攻之直陣者木陣也敵人為方陣已以鋭陣攻之鋭陣者火陣也 又云敵人為曲陣已以圓陣攻之圓陣者土陣也敵人為直陣已以方陣攻之方陣者金陣也敵人為鋭陣已以曲陣攻之曲陣者水陣也案黄石公記云彼以直陣来者我以方陣應之方来鋭應之鋭来曲應之曲来圓應之圓来直應之直木方金鋭火曲水圓土也各以能克者應勝之

合騎之校 山岳之盤 漢書曰陳湯伐西域部勒行陣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 任子云善陣者徒衆整一如列宿之陳部伍周迴如山岳之盤盤是陣之體也

箕張翼舒 羊羣犬聚 張衡東京賦云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鵞鸛魚麗箕張翼舒案文

選王濟注曰鵞與鸛皆陣名魚麗陣勢箕張翼舒亦陣之名　抱朴子云羊羣犬聚攻城畧地而所向無勁敵所推無堅壘

握機連衡　緣山入谷

洛書兵鈐云有連衡陣洞當陣龍騰陣鳥翔陣握機陣虎翼陣　尉繚子云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

堵壓雲覆　山布星陳

又云如垣堵壓之如雲霓覆之　陳琳武軍賦整行案律決敵中原八部方置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左傳鄭禦王師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注二十五人為偏以居前五人為伍次之伍承偏之陣而彌縫補闕也此蓋魚麗陣法　國語范蠡曰凡陣之道設右為牝左為牡

毀車以行　必旆而疏

傳晉敗羣狄於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供車必克請更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為五陣以

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左角參為右角偏為前拒以誘之　晉侯使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陣之

右山左水　前兩後伍　兵法曰右背山陵前左水澤　下詳前　增既

陣而擊　未陣即犇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唐書康承訓傳曰龐勛軍皆市人囂而強未陣即犇相蹈藉死者四萬

夾水為陣　上山為陣　左傳曰越子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兵畧纂聞曰明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賊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即揮兵上山為陣列自固賊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

堂堂

正正十十五五　兵書要訣曰孫子稱無要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者謂行軍也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堂堂之陣者謂營陣堂堂不冒亂也不可就而擊之也　唐書哥舒翰傳曰翰次靈寶西原與賊將崔乾祐戰乾祐為陣十十五五或卻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擒賊乃會食

武侯舊法　臨淮遺法　李靖對太宗曰八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　唐書郝廷玉傳曰吐蕃犯京畿廷玉與馬璘屯中渭橋他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知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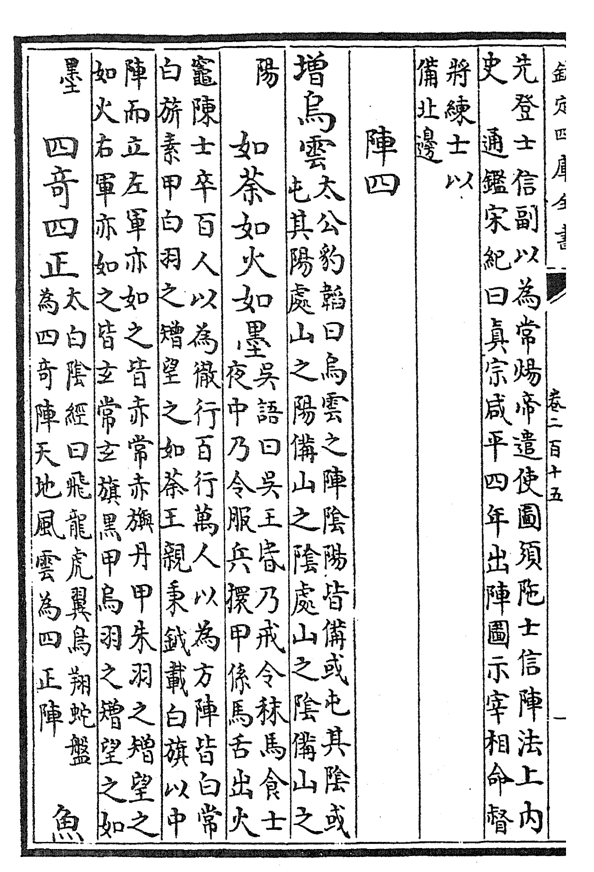
形圓體方　步南騎北　玉海引洪氏曰八陣圖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卻月圖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畫起於圓而神故卻月之形圓卦定於方以知故八陣之體方方居前而圓居後卦自畫始方自圓

生也壁門直衷曲折翼其旁則陰陽二物握奇則有虛一之象　玉海曰後魏和平三年因歲除大儺遂燿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別為隊部楯矟矛戟相次周迴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卻莫不應節　車為圜陣　舫為方陣　魏志田豫傳曰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為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豫因地形回車結圜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得進遂舍而去　兵畧纂聞曰明督僉楊尚英初起行間與倭遇大小數十戰多有功其廵海也嘗以三巽舸猝遇倭數百艘衆寡不敵公令聯舫為方陣戒士持滿毋輕發賊出叵測引去　三十二圖　四十六訣　玉海曰咸平二年十二月車駕親征河北內出陣圖示殿前都指揮使王彥超等令識其部分三年內出陣圖三十二以示輔臣　唐書裴行

儉傳曰行儉為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　至和八陣　嘉祐八陣

玉海曰至和二年代州兵馬鈐轄蘇安靜上八陣圖降勅奬諭　又曰嘉祐四年翰林學士胡宿看詳駕部員外郎尹瞻所進褒于新令及八陣圖頗精降詔奬諭　黄帝丘井法　風后握機文

李靖問對曰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陣法四為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鬭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　李靖問對太宗曰黄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玉海引書目曰風后握機圖經一卷薛氏銓定云握奇經別有續圖記金革旗麾進退趨鬬之法　陣法上内史　陣圖示宰相唐書羅士信傳曰凡戰張須陁



先登士信副以為常煬帝遣使圖須陁士信陣法上內史

通鑑宋紀曰真宗咸平四年出陣圖示宰相命督將練士以備北邊

陣四

增烏雲 太公豹韜曰烏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

如荼如火如墨 吳語曰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萬人以為方陣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

四奇四正 太白陰經曰飛龍虎翼鳥翔蛇盤為四奇陣天地風雲為四正陣 魚

鱗漢書陳湯傳曰湯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旛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注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也

貙劉乘之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營衞彙苑詳注曰魏祖於官渡使運糧賊數絕之乃使十乘為一道十道方行以營衞之

聚細石為之玉海引荊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周回四百一十八丈中有諸葛武侯八陣圖聚細石為之

常山蛇勢玉海盛弘之荊州記云八陣及壘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桓溫伐蜀經之以為常山蛇勢

平地禦寇之方通典曰後魏柔然犯塞刁雍上表採諸葛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

七德舞唐書禮樂志曰七德舞者本名

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乃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鵞鸛命呂才以圖教樂工一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徵等更制歌辭名曰七德舞

天地人三陣 唐書員半千傳曰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耶衆未對員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宜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

為兩方陣 五代史梁臣傳曰劉鄩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與符存審為兩大方陣夾之鄩為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鄩大敗

陣中陣後陣 玉海曰宋馮拯建議今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為大陣邢州置

都部署為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為後陣上多采用其議　願不以陣圖賜諸將通鑑宋紀曰王德用帥真定時上遣使問邊事對曰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

平戎萬全圖玉海曰雍熙四年上制平戎萬全圖以示宰相樞密院及掌兵將校凡九圍共成一陣內三為方陣一為前鋒一為後殿二為左翼二為右翼凡中三心連排方陣三每陣三各大將一人主之

三疊通鑑宋紀曰元阿珠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疊陣逆之於三里溝敗之

翔圓機營陣圖說兵畧纂聞曰嘉靖時李承式備兵榆林榆林故朔方地軍素不習陣公用握奇及八陣六花遺意翔圓機營陣圖說大約立隊伍明分數審形名因山川形勢之宜講步騎合離之變陣間容陣隊間容隊魚貫雁行觸處為首奇正相生變化無窮而躬自訓練指麾一時

旌旗壁壘皆變又釆武經要語者為發鈐集要令行間講讀不朞年人人知兵遂為諸邊冠

陣五

增詩唐虞子陽詩曰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　李白詩曰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銷　杜甫詩曰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杜牧詩曰風前略横陣紫髯分兩旁　又曰即墨龍文光照耀常山蛇陣勢縱横落雕都尉萬人敵黑矟將軍一鳥輕

劉禹錫八陣圖詩曰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

蛇出平沙鶖鸛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會有知兵

者臨岐指是非

增記唐獨孤及八陣圖記云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

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

正則數不僭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

軸布於内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

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

固其餘地游車以接其後列門具將發升後令戰弛張

則二廣失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天寶中有為韜鈐者得其遺制於黄帝書之外篇裂衣素而圖之

增諭宋史兵志曰熙寧八年帝諭近臣曰黄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温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

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葢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則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為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開國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

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陣圖為法失之遠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

增奏玉海曰宋熙寧七年十月上以新安結隊法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侍李憲付鄜延帥趙卨俾講

求推及諸路於是高奏曰伏詳置陣之法以結隊為先

今聖制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為精密此葢陛下天錫勇

智不待學而後能也然而議者云四十五人而一長不

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長即五十人而十

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為長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

制五人為伍屬之比長五伍為兩屬之閭胥四兩為卒

屬之族師五卒為旅屬之黨正五旅為師屬之州長五

師為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

五營為軍十軍為廂四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有負品亦昔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任也況八陣之法久失其傳聖制煥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葢法制一定易以致人臣有所見不敢不聞　兵畧纂聞曰景泰四年八月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黄帝破蚩尤之陣黄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

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姜太公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陳則法伏

義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隊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黄帝命風后為之也葢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將居於元武之位而北岳則常山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効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

增論蘇氏曰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

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猶識其遺制以為可用

增議明華鈺京營議曰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

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即此完局聞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即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為應兵絶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横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天下陣法大致多相彷彿每當大敵怯弱不前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歴代之説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四時之閏補偏救弊皆頼於此故

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

騎一

增太公六韜曰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輩十騎一吏縱横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　又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絶

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冐險阻絶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又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　又曰騎有十勝九敗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鬬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鬬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

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敗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

以車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絶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没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絶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

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暗將之所以陷敗也　通典曰孫臏云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前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八曰攻其慢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市里十曰蹂其田野係累其子弟此十者其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散能集百里為奇

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　詞林海錯曰漢制執金吾所管兵皆赤衣故曰緹騎緹赤色也　蜀志曰趙雲字子龍隨先主為先主主騎　會稽典録曰朱育謂鍾離牧曰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騎乃可有圖今騎無從出而懷進取之志將柰何鍾離曰大皇以中國多騎欲得騎以當之吳神鋒弩射三四里洞穿三馬騎敢近之乎　金史兵志曰正隆二年於侍衛親軍四猛安内選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步兵曰

虎步以備宿衛

騎二

增後漢書呂布傳曰布見操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　蜀志張飛傳曰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棄妻子奔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得免　晉書載記曰苻堅伐晉恐謝

石等遁舍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　唐書薛仁貴傳曰仁貴副程名振經畧遼東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擒之　又李光顔傳曰元和九年討蔡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顔毁其柵將數騎突入敵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顔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顔挺刄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　酉陽雜俎曰徐敬業射

必濫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　五代史梁臣傳曰梁太祖以張歸厚為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　又晉高祖本紀曰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為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横槊馳擊取之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　又義兒傳曰李存孝猿臂善射身被重鎧櫜弓坐矟手舞鐵檛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

戰酣易騎上下如飛　通鑑宋紀曰欽宗時王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於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义耳由是人呼為王夜义

金史宗翰傳曰宗翰襲遼帝於五院司希尹為前驅所將纔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之　并州史料開平王世家曰常遇春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

騎敵遂大潰　兵畧纂聞曰景泰時也先大舉入犯總兵楊洪石亨帥師出張翼門迎其鋒或謂衆寡不敵謙等初飭五六騎自山東至尋改飭十餘騎自河南至尋又七八騎自湖廣至軍門下馬大呼曰某處參將某人差來頭目某人曰某參將昨日已整兵幾萬入援報知鎧仗易色以疑其心示衆也賊以為實然遂遁去

騎三

原象宿　如臬三畧云欲知敵形色可勝之符先戰以二十八騎惑之二十八騎象二十八宿

也　漢書云高帝時北貊來貢梟騎注曰梟勇也其勇如梟

畫騂　**激電**　又云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駹北方盡驪南方盡騂　傅休奕正都賦云馬如激電人象飛仙

能馳　**善隋**　上見騎一　淮南子云夫善游者溺善騎者隋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者耳

蕩騎　**緹騎**　王隱晉書云御史中丞傅咸北軍中候鄭翊等以為三駕鹵簿圖有幽州突騎豫州蕩騎各五千人　東觀漢記云永平十五年顯宗東巡郡國敕馮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保宮給牀席子孫得到魴所

虎騎　**豹騎**　魏志云太祖哀曹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鷙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　又云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

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

增突騎　童騎

後漢書景丹傳曰丹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䜌郎兵迎戰漢軍退却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耶遂從征河北　唐書崔從傳曰王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狠譎非單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毬場宣詔為陳逆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即按二州戶口符印上之

驍騎　熊騎

陳書韋翽傳曰翽字子羽有志操以孝著稱為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閤驍騎之職　海録碎事曰煬帝所領軍士名熊騎光宅年改鷹揚騎

連騎　重騎

唐書劉弘基傳曰弘基察太宗資度非常益自託由是蒙親禮出入連騎　又程知節傳曰裴行儼中流

矢墜馬知節馳救之殺數人軍辟易乃挹行儼重騎馳追兵以槊撞之知節折其槊斬追者乃免　游騎　邏騎又曰李密傳曰張須陁討翟讓李密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伏於丘莽間須陁引兵搏讓伏發密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陁　通鑑注曰邏騎巡邏游弈之騎　內騎　外騎唐書程知節傳曰李密料士八千隸四驃騎分左右以自衛號內軍常曰此可當百萬知節領驃騎之一王世充與密戰知節以內騎營北邙單雄信以外騎營偃師　百騎　千騎又曰兵志曰貞觀初太宗選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武后改曰千騎睿宗又改曰萬騎　原國膽核軍鋒銳張璠漢記蔡邕上靈帝書云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家膽核　桓範簡騎論曰夫騎者軍之鋒銳也進則衝敵陷堅退則鶻下鷹擊往如電發去如風過古人善為兵者揀選騎卒

增持赤幟　著紫巾漢書韓信傳曰信伐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注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　鄴中記曰石季龍常以女騎一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靴

置飛騎　領彀騎唐書兵志曰貞觀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又柴紹傳曰義兵起授紹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彀騎

擊便寇　破標牌太公六韜曰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　南豐雜記曰狄青征儂智高曾公亮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青率衆半夜度崑崙關逆戰於歸仁舖縱騎二千出賊後標牌為馬軍所突皆不能駐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羽林騎　鐵林騎海錄碎事曰漢武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

羽林騎言為國之羽翼如林之盛顏注如羽之疾如林之多　又曰西邊呼鐵鷂子為鐵林騎　原上下如飛　左右為翼　漢書淮南王安問伍被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　英雄記曰公孫瓚常與健騎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為白馬義從　充國善騎　韓嫣善騎　漢書云趙充國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史記云韓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　二十四騎　二十八騎　東觀漢記云鄧禹攻赤眉賊不利吏士散已盡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洛陽　詳象宿注　女騎千人　健

騎數十 鄴中記云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采靴 詳上左右翼註 增綴服戲

馬 奮楇馳騎 宋書傳弘之傳曰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姚泓馳道內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往返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 五代史唐明宗本紀曰梁晉相拒於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耳翌日歸吾廄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引鍾飲釂奮楇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

百騎度遼 七騎破陣 唐書江夏王道宗傳曰帝將討高麗先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勢儉懼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 兵畧纂聞曰正統丁巳多爾濟巴勒擁衆寇邊毛武勇公忠從總兵蔣公征勦追至兀魯遇敵當先交鋒以七騎破陣 人挾二騎

各俘一騎并州史料親征考曰宣德三年上巡邊欲親擒烏梁海選精銳三千人人挾二騎十日糗糧以俟乙卯上率之出喜峰口　兵畧纂聞曰嘉靖時都督馬芳營於雲州賊以兩鐵騎挑戰公恚曰吾騎不可寡用乎呼馬奉葛奈兩人來飲之卮酒而往拒之各俘一騎衿甲面縛坐中軍之鼓下賊衆遥望為寒恐遂去

騎四

增因騎置以聞詞林海錯曰李陵傳因騎置以聞　騎置謂驛騎也文帝紀為給傳置

快馬如龍梁書曹景宗傳曰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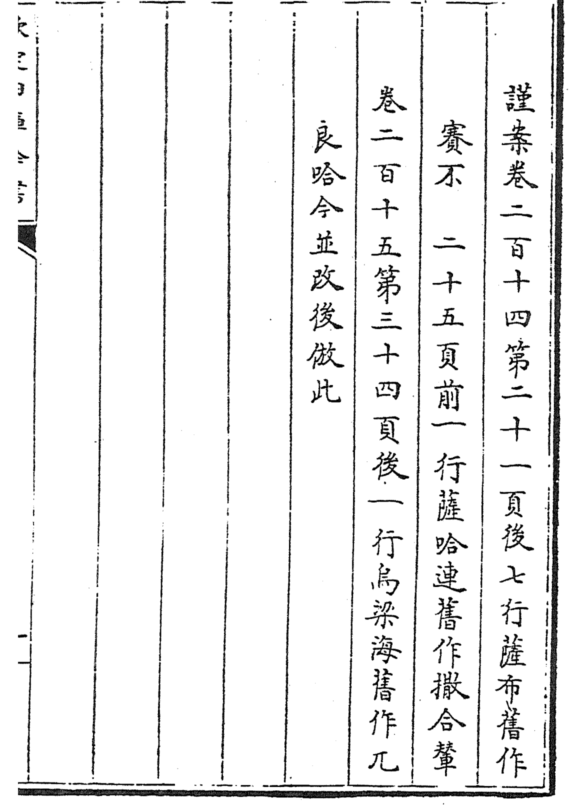
周齊每以騎戰詞林海錯曰周齊每以騎戰驅

中國人爲肉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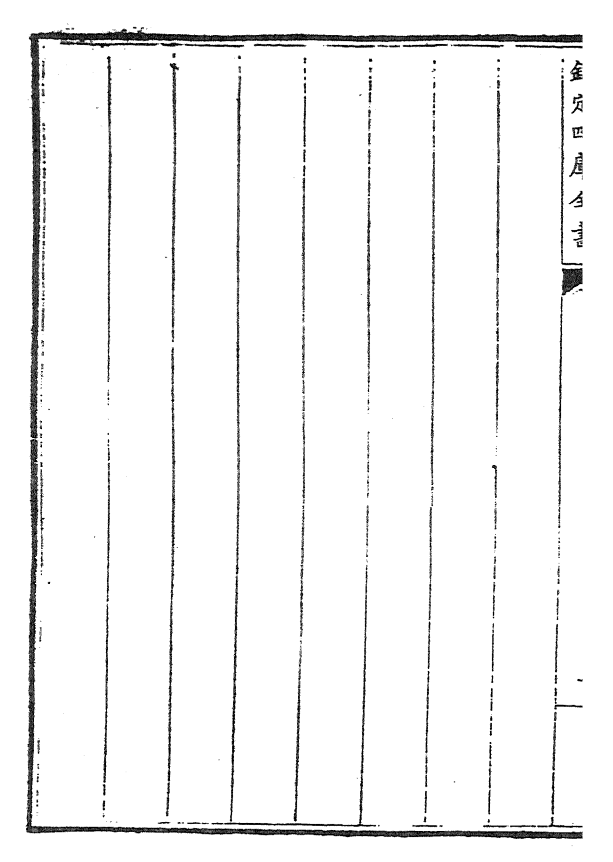
翕景騰雷之騎 記纂淵海曰擁拔山超海之雄駈翕景騰雷之騎

山動地湧 又曰雲麾鐵騎山動地湧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五



謹案卷二百十四第二十一頁後七行薩布舊作
賽不　二十五頁前一行薩哈連舊作撒合輦
卷二百十五第三十四頁後一行烏梁海舊作兀
良哈今並改後倣此



謹案卷二百十四第八頁前一行魯擊櫜鬪於邦

邊按邊字衍

第九頁後七行城中負户而汲刋本中訛下據後

漢書改

第二十頁後三行軍中咨為泣下刋本中訛下據

唐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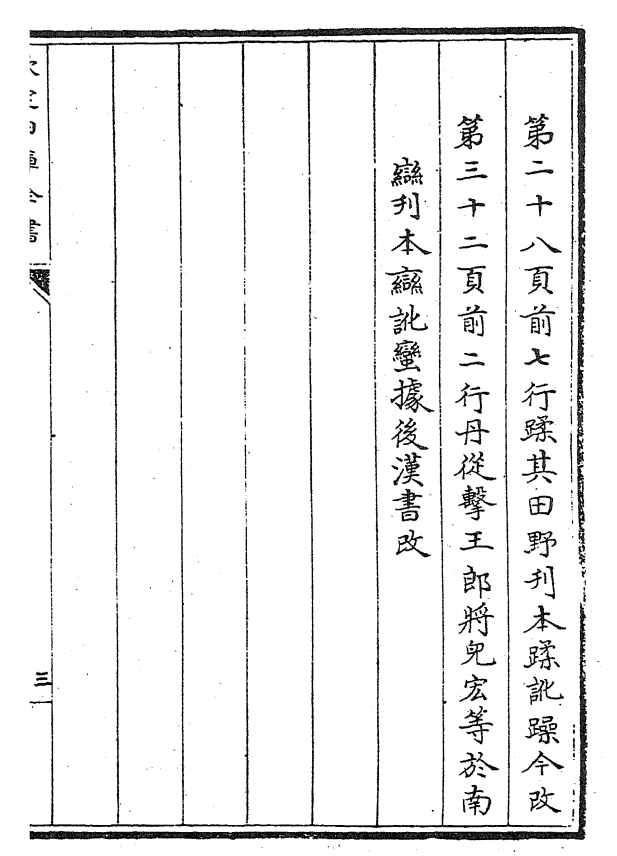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頁前六行河有造舟之危刋本舟訛車

據一品集改

第三十一頁後六行晉司馬侯曰刋本晉下脫司馬二字據左傳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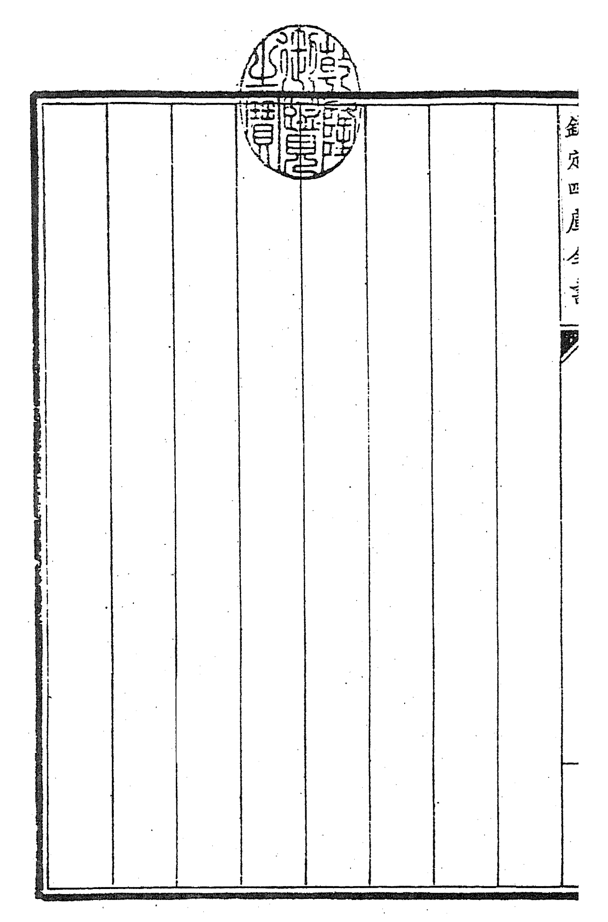
卷二百十五第四頁後二行與諸葛恪換屯柴桑刋本屯下複行一屯字恪入屯刋本脫屯字頗有毁壞刋本頗訛頓又脫壞字並據三國志删增改

第二十頁前一行上多采用其議刋本議訛儀據玉海改



第二十八頁前七行蹂其田野刋本蹂訛躁今改

第三十二頁前二行丹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䜌刋本䜌訛蠻據後漢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魏綿曾

謄録監生臣孟錫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四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六

武功部十一 戍卒 烽候 斥候 軍糧 軍期 宗族從軍 召募

戍卒一

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

戍卒二

增後漢書光武紀曰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通鑑曰齊天保三年自黄櫨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　唐書哥舒翰傳曰翰築神威軍青海上更築龍駒島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又盧鈞傳曰鈞拜節度使領昭義軍俄而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攜家人以觀戍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為帥鈞倉

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卧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即相與
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時
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夜
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　通鑑唐紀曰初朔方軍與
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
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張
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
應以絶其南寇之路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

工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　通鑑宋紀曰宋太祖懲唐以来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来道路以習勤勞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

又曰宋孝宗淳熙九年命兩淮戍兵歲一更　遼史曰遼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　兵畧纂聞曰洪武時命信國公湯和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濵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戸

取一丁為兵戍之

戍卒三

原葵丘　樂宅　史記齊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盛弘之荊州記云襄陽范蠡縣南七十里有晉樂彥輔宅周回十餘畝名為戍宅

戍申　戍許　詩云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毛傳曰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又曰不與我戍甫又不與我戍許孔疏曰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唯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

及瓜　采薇　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

增毅卒　精卒　陸士衡辯亡論曰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

賈誼過秦論曰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隘丁　寨兵　通鑑元紀曰元成宗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為湖廣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峒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槃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

原發閭左　戍隴西　史記秦發閭左戍卒居閭左後盡發之　漢書婁敬戍隴西脱輓輅一人横鹿車前二人輓之一人推

女乘障　卒治河　成帝詔卒治河者著外王褒引武帝時女子乘亭障　繇六月著謂著於簿籍律戍邊一歲書罷若有急當留役月近得同外繇六月

增徙塞下　戍關東　漢文帝時晁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通鑑唐紀曰德宗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時吐蕃通和西邊無警而河南北諸鎮連兵拒命關東騷然故抽京西防秋之兵以戍關東

罷屯兵 **歸本土** 漢宣帝地節三年詔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後漢書光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子入侍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也

問家室 **贖田產** 唐書李勉傳曰勉遣戍兵常視其資糧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 通鑑元紀曰元成宗時樞密院齊諸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戍甘肅動涉萬里每行必鬻田產甚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彈兵力誠為非計乞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令有司為贖其田產妻子從之

原南陵簿衛 **高安積米** 曹毘江賦云爾乃南陵峻戍岑巖高閑簿衛四固不勞永全所謂天險難升地險岳立 桓温表云高安戍是孫權每征還遣上方諸軍餉賜處也權又常大積米穀於此以備須濡者也

戍

勤五年　更有三品之 天子曰勤戍五年予一人無日忘 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顧更錢者出次直顧者用二千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律謂繇戍雖丞相子亦在調不可自行各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為過更漢初因秦後改有謫乃戍邊

增願充一卒　不戍一卒 唐書李邕傳曰邕貶遵化尉妻溫復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　通鑑唐紀曰王建鎮西川邛崍之南不置鄣候不戍一卒蠻亦不敢侵盜

不習山川　居常凍餒 唐書突厥傳序曰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　唐陸贄奏議曰被邊長鎮之兵衣廪止於當身又為家室所分居常凍餒

戍卒四

增更卒漢食貨志曰董仲舒說武帝曰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注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

守捉唐書兵志曰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

列屯北邊又曰郭子儀傳曰大歷九年子儀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

為天子戍隴又曰劉瀊傳曰瀊為瀛洲刺史請以所部為天子戍隴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

戍卒五

增詩魏王粲從軍詩曰汎舟蓋長川陳卒被原隰　宋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應制詩曰官渡厠一卒長林預艱阻　唐杜甫兵車行曰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晉左思吳都賦曰雕題之士鏤身之卒　又魏都賦曰薄戍綿冪無異蛛蝥之網弱卒鎖甲何異螳螂之衛

增詔漢書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增論漢賈誼過秦論曰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增奏議漢書鼂錯傳曰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衛邊地而救民死

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貊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

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
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
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今秦
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
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
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行之之
敝也又曰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
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

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内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北史源賀傳賀上言曰令勍寇遊䰟於北狄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埸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傜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

唐書陸贄傳曰贄爲翰林學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上言曰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令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又曰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内廏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榷之科日日以甚萬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郡甸

者何以備之　又上陳防秋之弊曰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所不能強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為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忕温飽比諸邊隅不啻天地聞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則懾駭褫精又使去親族

舍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又有
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
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
乘其危橈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
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　又曰被邊長鎮之兵
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
臨敵則勇然衣廩止於當身又為家室所分居常凍餒
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廩優

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為奏請選隸神策者廩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怨恨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為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　又曰臣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廩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傅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

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復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語哉

烽候一

增說文曰烽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也　唐書百官志曰職方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及

四夷歸化之事　通鑑注引唐六典曰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絶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為差

烽候二

增後漢書耶伋傳曰伋為并州牧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後漢書馬成傳曰成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

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後漢書杜茂傳曰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燧　通鑑注引太宗實録曰初羅士信取千金堡太宗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来攻堡通懼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緩救以驕世充通舉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之　通鑑唐紀曰劉悟襲斬李師道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

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成功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　唐書畢諴傳曰諴遷河東節度復修杷頭七十烽寇不敢入　又長平王叔良傳曰叔良鎮涇州捍薛仁杲仁杲陽言食盡遣高墌人詭降叔良遣驃騎劉感受之未至城三烽發仁杲兵自南原譟而還大戰百里細川感為賊執　又張仁愿傳曰仁愿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烽候三

增烽師 烽子 後周書曰宇文貴性聰敏白獸烽經為商人所燒烽師納貨不言其罪他日北師隨例來參貴乃問曰商人烽何因私放烽師愕然遂自首伏明察如此 通鑑注曰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師烽副烽子蓋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辭轉牒

烽臺 烽區 衛公兵法曰烽臺於高山四顧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孤迴道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準臺高五丈下濶一丈 唐書王晙傳曰晙上言突厥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開障行李

警急 平安 杜甫詩曰警急烽常報 六典曰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

原崔實嚴 种暠去 後漢書崔實字子真為五原守

嚴烽候虜不敢犯　後漢書种暠為渡遼将軍先宣恩信羌来降服乃去烽火候望也

乘山舉

聞烽馳 魏志孫權攻江夏太祖遣持書御史荀禹勞邊禹發所經縣兵乘山舉火權乃退也　諭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唯恐居後

增畫燔燧

夜舉烽 漢書音義曰高臺上作桔槔頭置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懸之有寇至火然舉之曰烽下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煙曰燧　晝則燔燧夜乃舉烽

築烽堡

遠烽偵 唐書張獻甫傳曰獻甫為邠寧節度使斷山浚塹選巖要地築烽堡　又曰李元諒傳曰元諒節度隴右築連弩臺遠烽偵為守備

動沙漠

列郊甸 李白塞下曲曰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　唐書食貨志曰帝歎曰河湟陷没烽候列於郊甸

原通於甘泉

滅於幽障 長安甸奴大入烽火通於甘泉

後漢祭彤撫夷狄以恩信論曰政移狄俗乃卧鼓於邊庭滅烽於幽障也

舉非寇至　笑乃戎來

史魏公子無忌與魏王方博舉烽言趙寇至王懼釋博公子曰趙王獵爾非為寇也史幽王與諸侯約有急則舉烽既而諸侯兵至無寇褒姒乃大笑後犬戎來伐幽王舉烽諸侯以為詐皆不至遂滅周斬褒姒

增四烽俱發　六烽具舉

隋書長孫晟傳曰突厥染干為雍閭所敗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晟知其懷二心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其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宋史韓世忠傳曰世忠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猊皆引兵至

請停烽燧　不置烽燧

唐書曰元和中

京兆尹李鄘奏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四縣共管烽二十八所每年差烽子烽師九百七十五人令遠近無虞畿内烽燧請停從之　通鑑唐紀曰王式既平裘甫諸將請曰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

誤舉罰金　不舉棄市　晉令曰誤舉烽燧罰金一斤八兩故不舉者棄市

乘塞守烽　斥地置烽　太平御覽曰蔡邕徙朔方上書云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憔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廷　唐書黑齒常之傳曰常之拜河源道經畧大使因建言河源當賊衝乃斥地置烽七十所

邏堞傳烽　邊火息燧　又劉文静傳曰文静與晉陽宫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訖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　又鄭元璹傳曰突厥攻太原詔元璹持節往勞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頡利當其

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

烽候四

增一夕萬里太平御覽引庾闡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置於孤山頭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烽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都軍之耳目蔡謨與弟書曰軍之耳目當用烘鼓烘可遥見鼓可遥聞須臾百里列炬若烽唐書黑齒常之傳曰垂拱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常之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擐甲常之見其囂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桔槹烽丹鉛録曰桔槹烽火也黑子作頭皐唐詩桔槹烽上暮煙飛停近甸烽孔帖曰舊關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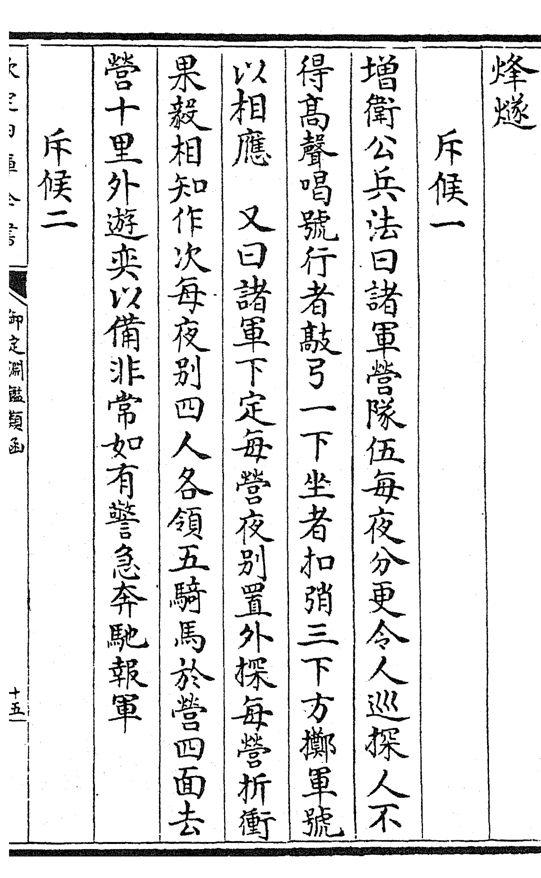
京畿河東河北皆置烽開元二十五年敕以邊隅無事寰宇乂安內地置烽誠為非要量停近甸烽二百六十所烽師等一千三百八十八人

舍置一烽唐書高麗傳曰初帝自太子所屬行在舍置一烽約下遼東舉烽是日傳燎入塞

有急傳光太平御覽引吳時緣江戍圖曰每刺奸屯有五兵賊曹一人皆作烽火有急以光傳之

烽候五

增詩杜甫夕烽詩曰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又送從弟詩曰西極最瘡痍連山暗



烽燧

斥候一

增衛公兵法曰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廵探人不得高聲唱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硝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　又曰諸軍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析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奔馳報軍

斥候二

增唐書渾鎬傳曰鎬討王承宗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引兵壓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見鎬無斥候乃潛師入定境焚廬蓄屠鄉聚鎬軍遂揺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温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温傅來降非他也既而果然

斥候三

增舉幡　展旗諸葛亮兵要曰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絶軍前十里内各案左右下道

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為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三第二詣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　衛公兵法曰諸兵馬既逼賊庭探候事須明深其乘馬人每令遥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卷見賊即速展軍營見旗展即知賊至

聽子　探兵　衛公兵法曰諸營下定事須防禦於營外二十步列隊仗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謹縱逢雨雪并押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法五疋馬并鞍轡放飼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每陣前百步外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更人探聽子細勿令眠睡其晝日諸軍前各亦逐高要處安置斥候以視動靜　韓愈晚秋詩曰月黑探兵錯

木樵　地聽　漢書趙充國傳充國奏屯田疏曰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　海録碎事曰凡備敵令人枕空胡禄卧有人馬行三十

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

原敘聚欜　納斥候

周禮懸壺以敘聚欜　納者示不相備

增游奕船　攔子馬

贊皇一品集請淮南五路置游奕船揀解弓弩及諳江路者一百人置游奕將一人須清白強幹稍有見會者先如法造游奕戰船五十隻一百人分為兩番長須在江路來往　遼史兵志曰遼制行軍有遠探攔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二十餘里

略不眠寢　具知情狀

周書韓果傳曰果性強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輙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為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畧不眠寢　周書達奚武傳曰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追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

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之

持一白幡 **授五色旗** 見前舉旛註

宋史曹翰傳曰詔督役開河南自雄達鄭以通漕運議築大隄以捍之翰遣騎五授五色旗為斥候前遇丘陵水澤寇賊煙火則各舉其旗以為應

望塵知敵 **捉生問事** 五代史周德威傳曰德威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 通鑑注引杜佑曰游奕於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

不為斥候 **竟無斥候** 唐書李愬傳曰憲宗討吳元濟高霞寓既敗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乃以愬為隋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

曲江集勑天山渾使竟無斥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無乃疎濶

斥候四

增　慮無　左傳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詳見陣二註　未嘗遇害　漢書李廣傳廣行無部曲行陣就善水草頓舍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　有警軍陣立成　後漢書耿秉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　邊鄣之視聽　柳宗元先御史神道碑曰斥候者邊鄣之視聽不可以不具　闕斥候迭望幾二千所　唐文粹呂溫三受降城碑　珠連璧貫　兵畧慕聞曰王忠肅公翺督撫遼東至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塹溝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候珠連璧貫千里相望

斥候五

增詩杜甫詩曰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

軍糧一

增太公武韜曰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　孫子作戰篇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　又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𦶜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又軍爭篇曰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軍糧二

增後漢書寇恂傳曰光武新即位時軍食急乏寇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注驪駕併駕也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勞問　東觀漢記曰来歙征公孫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　吳志諸葛恪傳曰恪少有才名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注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

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

陳書武帝紀曰齊兵潛至鍾山龍尾高祖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要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於是齊軍大餒殺馬驢而食之

周書賀若敦傳曰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絶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窶州俄而秋水汎濫江路遂斷糧援既絶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内多為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令

於營外遥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為實　唐書李寀傳曰初王世充乏食李寀少帛請交相易邴元真好利勸寀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益少寀悔而止　又婁師徳傳曰天授初為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　又張儉傳曰儉遷朔州刺史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雜霜旱勸百姓相賑贍免饑殍州以完安　又蘇瓌傳曰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

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　又韓滉傳曰滉調發糧帛以濟朝廷者繼屬當時頼之李晟方屯渭北滉運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滉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佐之　又段秀實傳曰李嗣業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　又周寶傳曰寶進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十萬斛　又盧弘宣傳曰弘宣徙義武節度使初

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

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

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　又李德裕傳曰

初潤州承王國清亂竇易直傾府庫賚軍資用空殫而

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

怨再期則賦物儲牣　又李芃傳曰芃授河陽三城鎮

遏使糧貲善者先以給士士恱之　又令狐彰傳曰吐

蕃盜邊名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

通鑑唐紀曰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
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
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
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為縣令何能如是對
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
郎中　又曰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江
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澪渠灘水勞費艱澀諸軍
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

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　又辛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　宋史李植傳曰靖康初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阨絶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廸功郎使督數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悦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

拱璧豈特軍餉而已　又孝宗本紀曰南康軍旱詔出
檢放所餘苗米萬石充軍糧　清尊録曰建炎初關陝
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
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　八編類纂曰金主如
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
通鑑元紀曰至元二十年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
備二十萬石　又曰至正二十一年敕漕江淮米百萬
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

萬石備征日本　典故紀聞曰明太祖起兵時所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曰寨糧民甚病焉胡大海以爲言遂罷之　兵畧纂聞曰明高帝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李善長皆居守轉調兵餉未嘗乏絕將吏帖服居民安堵　又曰徐參政楚守辰州時湖貴間苗民逆命諸道兵俱集於辰議九月進兵屆六月餉未辦督府茫然命傾府帑易之公曰大軍十萬帑金不過萬即盡括民間粟不足飽半月事迫矣招商不

至轉運不及有南糧應輸南太倉者額數十萬積無用今已鱗次維舟矣制許便宜行事一檄數十萬可計日至也督府從之軍遂不乏

軍糧三

原感 晉令諸侯感糇糧 **勉** 魏志杜畿為河東太守魏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相率曰勉之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無一人逃亡得人心如此 **景從** 過秦論贏糧景從注贏擔也言如影隨形 **野餽** 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餽諸穀野餽曰餽 **不運乃累** 吳志孫堅字文臺討董卓至南陽太守張資不運軍糧主簿入白堅軍資不具羈停義兵堅爲疾資省之遂拔劍斬於軍

門　詩乃果糇糧

軍食　軍儲　增運土　量沙

晉書祖逖傳曰逖伐陳留太守陳川石季龍救之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餽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盡獲之桃豹宵遁退據東燕城　宋書檀道濟傳曰道濟都督諸軍侵魏資糧竭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

掘芋　煮鴨

晉書載記曰羅尚委城遁李雄遂尅成都于時雄軍饑甚乃率衆就穀於郪掘野芋而食之　三國典畧曰齊蕭軌等來寇時糧運不繼會陳蒨送米三千石鴨千頭霸先即炊黍煮鴨誓申一戰計糧分肉人獲

數犒

率貸 **和市** 通典曰天寶末年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鋭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貲貨五分納一謂之率貸　通鑑元紀曰至和元年帝命有司和市粟豆十六萬五千石分給居庸等闕軍馬

原敵為資 **運為最** 魏志張既曰軍無見糧以敵為資　又鄭渾為京兆尹大軍入漢中運糧為最遣人由漢中無逃叛者

歸蔡粟 **輸晉粟** 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　汎舟之役秦輸晉粟也

贏三日 **上二千** 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負弓弩於其上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選者復其戶注日中謂一日之中　後漢鄧禹西征糧乏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

用市租 **賦廩粟** 漢書馮唐曰李牧居邊軍市之租皆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故得盡其智能今魏尚云云　魏志魏太祖嘗賦廩粟不足私

請主者主者曰以小斛足之

調兵食　助家財 漢書鼂錯傳曰上方與錯調兵食

漢書卜式請半家財以助邊

分熟食　進乾椹 傳闔廬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行

費居送之食也 魏楊沛孔渠為新鄭長課民備乾椹收䔲豆得數千斛後太祖西迎天子將士無糧乃進乾

椹太祖大喜之

呼庚癸　煮鎧弩 傳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山曰登首山呼庚

癸分則諾注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傳言吳王不恤士故亡也 耿恭守疏勒食盡煮鎧

弩食其筋

增齕木皮　食槀節 唐書張巡傳曰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

可支一歲而嗣虢王巨發其半餫濮陽濟陰許遠固爭

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

鬻紙而食纔千餘人皆癯劣不能彀　又張允濟傳曰

允濟還高陽郡丞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匱吏食槐

業豪節 五代史曰李罕之圍張全
無叛者 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

易乾甚 采蕪菁

太祖以牛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先鋒是
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甚以食軍擊
走罕之 通鑑唐紀曰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
俱竭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於
城外采蕪菁
根而進之

支度使 營田使 通鑑注曰唐制凡天
下邊軍者有支度使
以計軍資糧仗之用節度不兼支度者支度自為一司
其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支度 凡邊防鎮守轉運不
給則開置屯田以益
軍儲於是有營田使

原率鍾致石 僦五致一 主父
偃曰
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負海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注
引車船飛輓言疾 後漢虞詡字升卿為武都畬擊羌
先是運糧艱澀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燒
石翦木開漕以人僦直於是水運通利

鄧艾大積

蕭何不絕 鄧艾字士載為尚書郎大積軍糧給饟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挈畚

以令 振廩同食 周禮挈畚以令糧 楚莊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振發也同食上下無

異 流馬以運 著論以諭 蜀志諸葛亮由斜谷道作木牛流馬以運據武功五

丈原 魏志鄧艾通漕運乃著濟河論以諭正始中開廣濟渠下達江淮資糧有儲而無水害 仰食

棗椹 取給蒲蠃 又袁紹軍河北軍人仰食棗椹袁術淮南戰士取給蒲蠃 絕

甘分少 行賫居送 李陵為將與士卒絕甘分少 下詳分熟食注 海陵之

倉 汎舟之役 枚乘曰轉敖庾之粟不如海陵之倉 下詳輸晉粟注 軍無見

糧 師不宿飽 漢書曰令歲人饑困卒食半菽軍無見糧言士卒食菜半以菽雜之又無見在

糧　又曰千里餽糧士有
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 尚書
費誓云峙乃糗糧無敢不供
供其資糧扉屨扉草屨也

病莫能興　困而猶鬬

增賊閒皆憚　兵得無乏 後漢書第五種傳曰種拜
高密侯相是時徐兖二州
盜賊羣聚高密在二州之交種乃大儲糧稸勤厲吏事
賊閒皆憚之　唐書王播傳曰帝討淮西切於饋餉播
引程異自副異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
淮裒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

檄取不與　稟取不節 又曰穆寧傳曰寧佐鹽鐵轉運李光弼屯
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召
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逃
罪乎即往見光弼曰命寧主糧者教也今公求糧而寧
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
不可聊與公議耳時重其能守官　李密傳曰密素無

府庫財軍戰勝無所賜與民食輿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於道踐蹂狼戾寮喜自謂足食司倉賈潤甫諫曰稟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竭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

儲貲給軍　出粟濟軍　唐書闞播傳曰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播為判官李靈耀叛少游屯淮上所在盜賊蝟奮播儲貲力給軍興人無愁苦　又王行敏傳曰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賊圍急儲偫空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去

館饟窮乏　軍食豐衍　又南蠻傳曰高駢領四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饟窮乏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縻廣且彼皆扼制羌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　又劉晏傳曰晏移書與宰相元載以為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

詐為糧車　獨據米囷　上見車戰

二 通鑑唐紀曰楊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囷為粥以食餓者

徙梁洋積

通鑑宋紀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斂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

取壽昌糧

又曰程鵬飛以鄂州降於伯顏伯顏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荊湖宣撫使撤守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

出絹助糴

又曰仁宗康定元年十二月癸未出內藏絹一百萬助糴軍儲 八編類

運米赴約

纂曰元塔齊爾圍金蔡州史嵩之命孟珙師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

取奇贏贍軍

唐書正和公主傳曰自兵興財用耗主以貿易取奇贏千萬贍軍

作漕艫轉糧

又韋挺傳曰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馬周薦挺才任租使帝即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挺遣燕州司

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艫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若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詹之待凍泮乃運以為解即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兵寧拙速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他歲運何哉即詔繁時令韋懷質馳按

積米百萬斛　請粟十萬斛通鑑唐紀曰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通鑑宋紀曰孟珙諜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

原不積九年之儲　奚備千金之費　增一鼠值錢四千　一鼠值錢數百通鑑唐紀曰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搆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值錢四千淘牆麩及馬矢以食馬注云麩與職反先以麥麩雜土築牆今圍

急之曷故渦殺以飼馬　又曰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值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

三日積穀十囤

四口支糧一石

兵畧纂聞曰教諭郭懋守杞縣倉卒若無軍食下令城中户各出乾餱一升富者倍之三日積穀十囤　又曰李秉撫宣府時舊例邊軍月糧無家室者支六斗若妻死雖有父母兄弟亦作無家公奏准軍士雖無妻但有四口同居者許支一石上允奏通行

軍糧四

增荷葉裹飯

陳書孔奐傳曰齊蕭軌等來寇時糧運不繼三軍取給惟在京師高祖剋日决戰乃

令兵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信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且食訖棄其餘因決戰遂破賊

處以儉約 唐書韓佽傳曰佽遷桂管觀察使時詔置五管監兵盡境賦不足以充其費佽處以儉約遂為定制

民貧不忍遽斂 又宗室國貞傳曰國貞加晉絳等州觀察處置使既至糧乏而所儲陳腐民貧不忍遽斂上書以聞

百姓不知餽運勞 又鄭珣瑜傳曰珣瑜為河南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饋運珣瑜家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餽運勞

兵所藉者食 又戴叔倫傳曰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者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

兵食所資在東南 又蕭穎士傳曰穎士客金陵時盛王為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季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為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

王以捍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

佛汗 又劉元佐傳曰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元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元佐斂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

運糧束馬之路 又高適傳曰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敝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絶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

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 又劉晏傳曰晏移書宰相以為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纊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

置見錢關子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元年初置見錢關子招人入中以給軍食

軍糧五

增詔後漢書朱浮傳曰彭寵反攻浮浮上疏求救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来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

增奏疏後漢書来歙傳曰光武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縣之以重賞今西州新

破兵人疲饉若抬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　唐書陸贄傳曰贄上書曰陛下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　又曰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為辭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真者吞聲罔上者不懲馭衆若此可謂責課虧度也　又曰軍志曰雖有石城十

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鼂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　又曰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因多因餽餉不足　又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非縁城守乏絶及不承别敕處分並不得輙有費用則是邊城常貯一十五萬人一歳之糧以為急難之備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告急上聞宣旨下追則又請貸貯粟所謂置塲其能㡬何夫栽植至難

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為喻能不為之歎惜哉　又曰
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分
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絶之憂更經
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
增議八編類纂引元董摶霄議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
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
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搬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
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

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增賛唐書劉晏傳賛曰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振晏有勞焉

軍期一

增周禮夏官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軍期二

增漢書張騫傳曰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

唐書劉義節傳曰義節從李靖擊吐谷渾後軍期士多死亡失器械以勲減死

軍期三

原不見虜　不至質　後漢祭彤字次孫與南單于左賢王信擊北匈奴期至涿耶山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門塞九百里得小山乃妄以為涿耶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而下獄免　又田廣

明字子都擊匈奴不至質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薄責廣明自殺注質所期處

斬莊賈 史莊賈後期穰苴斬之詳

斬王恢 號令 王恢逗遛當斬

增告師期 **責限**

牒 唐書李愬傳曰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 又李回傳曰回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槖鞬謁道左回不弛行顧左右呼直吏責破賊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二日賊平

原內顧 **失期** 武帝責楊僕失期內顧注內顧謂思妻子

失道後期 失道李廣事

增料敵 **若神** 唐書韓充傳曰穆宗問充破賊期對一月可破二旬克帝喜曰料敵若神

謁帝如期 又江夏王道宗傳曰帝將討高麗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約其還曰臣

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東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廋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

五日當解　一月可决通鑑目錄曰漢成帝建始四年陳湯策烏孫兵不出五日當解　又曰漢元帝永光二年隴西羌反馮奉世請用二萬人一月可決

不八日破賊　期六旬取路宋史岳飛傳曰飛征楊么會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　註見責限牒

軍期四

增深入自贖通鑑唐紀曰高崇文討劉闢河東將阿跌光顔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

便宜從事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歷三年詔

陜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龎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

宗族從軍一

增魏志李典傳曰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 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

宗族從軍二

原蕭何遣 耿純率 何遣宗族子弟從軍侍漢王 後漢耿純字伯山率宗族賔客三千

人從世祖恐賓客等有異心乃燒其廬舍以絕反顧之望

舉宗從魏 收族詣鄴

魏志韋成宗族三千人家居秉氏請從魏郡太祖曰卿欲慕耿純耶謝曰臣功微寵過舉宗陳力令征伐未息宜實郊遂非敢望純云云

臧霸率子弟請收族屬詣鄴

增五服子弟三百人 甥姪部曲二百人

南史曹景宗傳曰梁武表景宗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　唐書史敬奉傳曰敬奉矛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輙分其隊為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

請子率奴馬從軍 請家出奴馬助征

又兵志曰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聞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　白志貞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家出子弟奴馬裝鎧助征授官

如仲儒子於是豪富者
緣為幸而貧者苦之

宗族從軍三

增詩唐杜甫覽柏中丞并子姪數人除官制詞詩曰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髙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疊璵璠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

名募一

增宋史兵志曰初太祖揀兵中强勇者號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招募後更為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長杖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　又曰真宗祥符中重定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為五等　又曰仁宗天聖元年詔京東西河北諸路募兵當部送者刺指揮二字家屬給口糧兵官代還以所募多寡為賞罰

名募二

增唐書曰劉武周攻汾陽宫高祖乃募兵旬日閒得衆

一萬　又論惟貞傳曰惟貞名瑀肅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綏銀閼旬衆數萬　又崔安潛傳曰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　又柏良器傳曰良器入為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　又封常清傳曰安祿山反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　通鑑唐紀曰武后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名募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元

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　又曰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為之增氣　又曰建中四年四月募諸營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子弟帥奴馬從軍使劉德信將之以救襄城　又曰崔寛與楊子琳戰數不利秋七月崔寧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　五代史曰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卒郭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

繼韜特奇之　通鑑宋紀曰高宗時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六年命辰沅靖澧四州以閑田募刀弩手三千五百人為額　典故紀聞曰嘉靖初甘肅巡撫陳九疇請内帑銀募軍戶部言據九疇所稱本鎮官軍原額七萬有餘近年逃亡幾半夫逃軍既衆則餘糧亦多宜即以逃軍所餘之糧為募軍月糧諸費　兵略纂聞曰毛伯温掌兵部時團營軍耗不及額議名募補之公言京師募兵徒

得賈曁遊民無益於用宜止名募而嚴簡閱

召募三

原佽飛 豬突 光武時西戎反募佽飛射士會奇應募宜受上賞漢岑彭燒橋事詳水戰 王莽時匈奴為寇甚莽大募天下因徒人奴名曰豬突豬勇也

隆請 霸慙 馬隆字孝興涼州有虜隆請募士三千無問所從来鼓行擊之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俱當用之不宜横設賞募帝不許隆 王郎反世祖令王霸於市募人霸至市人皆舉手揶揄笑之霸慙而返

增上募 怨軍 杜伏威傳曰江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上募 八編類纂曰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人為兵使報怨於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曰乾曰顯又

有乾顯大營嚴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

彍騎

唐書張説傳曰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畧盡説建請一切募勇強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強京師後所謂彍騎也

山棚

又呂元膺傳曰元膺拜東都留守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趫悍善鬬號曰山棚權德輿居守將羈縻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為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詔可

涅面

又劉仁恭傳曰天祐三年朱全忠自將攻滄州

涅臂

壁長盧仁恭悉發男子十五以上為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於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閭里為空得衆二十萬

募勇士

募銳卒

又曰高宗儀鳳二年十二月募關內河東猛士以伐吐蕃三年正月遣使募河南河北猛士以伐吐蕃　又薛平傳曰王庭湊圍牛元翼詔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刺史王稷餽餉陋狹衆潰而歸劫屯士萬人

薄州堞城中兵寡平悉公帑家貲募銳卒二千迎戰以奇兵掩賊輜重賊狼顧遂大敗降餘黨

募居民募市人

又曰玄宗避賊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太子還至渭北便橋募水濱居民得二千餘人　蕭俛傳曰朱克融王廷湊亂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爲合戰輒北

給廩布出金帛

晉書祖逖傳曰元帝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　孔帖引康承訓傳曰罷勳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從之

後樓都宸衛都

唐書周寶傳曰寶以京師陷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　五代史曰閩王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李弟繼鏞而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

鏌邪軍夜飛將

唐書高駢傳曰駢以軍事屬呂用之募卒二萬爲左右鏌邪軍又與守一分總置官屬如駢府　又劉悟傳曰

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子

募牧兒 募逃卒 又哥舒翰傳曰安祿山反或説翰惡精銳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謀頗露楊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萬一有不利京師危矣即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劍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使腹心杜乾運為帥 宋史寧宗本紀曰嘉定二年命荊湖制置司募逃卒及放散忠義以補廂禁軍闕

武銳軍 橫江軍 通鑑宋紀曰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四年詔江浙荊湖十四郡各募水軍五百人名橫江軍兩浙十郡沿江海州縣招補巡檢土軍

充義軍 充扈衛 通鑑宋紀曰太宗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七年詔席益募陝西河東河北兵三千

部送行在充扈衛

詔書繫木　蠟書冒圍 隋大業中突厥圍煬帝雁門煬帝從圍中以木繫詔書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　通鑑宋紀曰靖康中張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

報仇募士　改官募兵 漢書灌夫傳曰夫父孟死吳軍中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　弇州史料三述曰正統己巳徐公珵以翰林院侍讀改浙江道御史募兵彰德楊公鼎以右春坊右中允改河南道御史募兵兗州檢討王玉改江西道御史募兵濟南俱事完復故官

前宜後宜　前錦後錦 註俱見前怨軍

原陳可取之民　募敢死之士 吳志周祇乞於鄱陽召募事下陸遜曰此郡人易動難安祇因陳可取之民吳遽等果殺祇遜

討破

增戴抹額應詔　銳鉏首應募

唐書婁師德傳曰時募猛士討吐蕃師德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　通鑑唐紀曰龎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

户免糧五石　月給米三斗

典故紀聞曰明英宗復立後命自遼東至甘肅一帶邊民有強勁精壯願報効者募為土兵收附近衛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支免其本户五石稅銀二丁襍差以供給之　兵畧纂聞曰劉纓正德間為兵部侍郎初崇明盜起江南諸郡繹騷所在募民兵應敵號義勇軍有司上其數請如官軍給餉公不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借關隴民兵討洞蠻從便宜月給米人三斗後皆籍為軍至今遺患於民國家軍餉豈宜輕議事遂寢

募羣盜補屯卒　募饑民補廂軍

唐書曹華

傳曰華進棣州刺史州與鄆比時賊畧定滴河華遽逐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募羣盜可用者貸死補屯卒使據孔道賊至輙擊卻之不敢北 通鑑

宋神宗紀曰熙寧元年募飢民補廂軍

名募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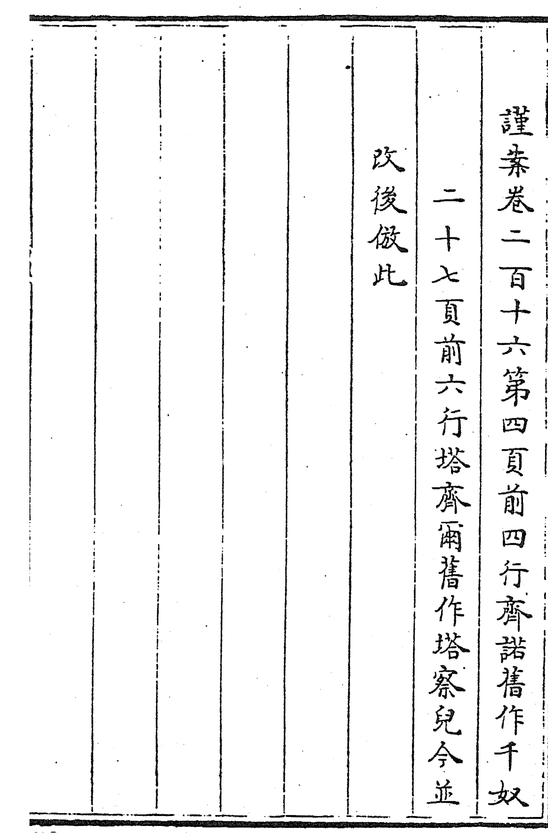
增築臺募萬死一生者 唐書南霽雲傳曰張巡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暗嗚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

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孔帖引韓文若名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募重而約嚴 唐書蘇頲傳曰吐蕃盜邊帝欲自將兵討之頲上疏諫止有曰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賊亡無日矣

名募五

增奏疏唐郭虔瓘傳曰虔瓘建募關中兵萬人擊突厥餘寇有詔募士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漢徙豪族實關中今畿輔户口逋耗不宜更募驍勇以空京甸資荒服萬人所過遞馱熟餐亘六千里州縣安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其補幾何倘稽天誅則誤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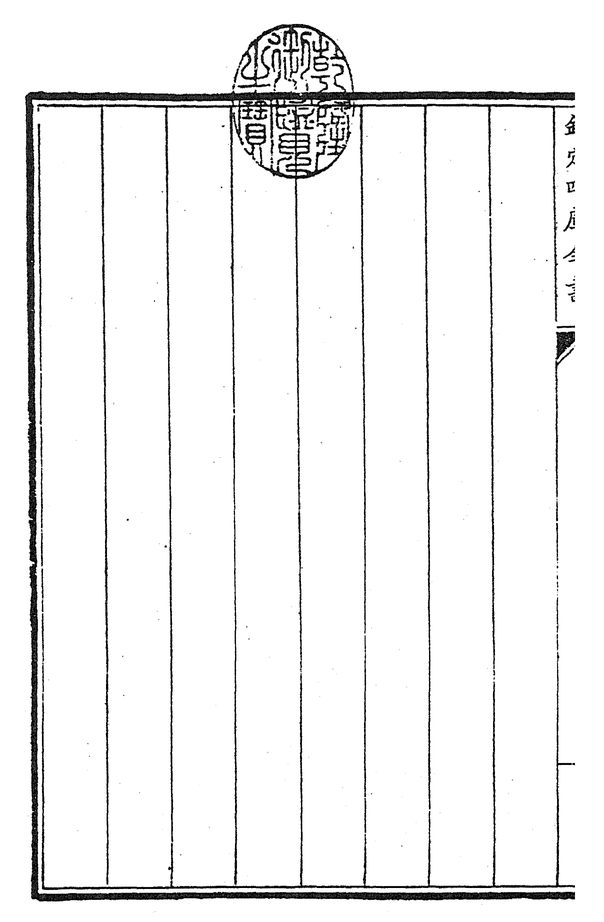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百十六第四頁前四行齊諾舊作千奴

二十七頁前六行塔齊爾舊作塔察兒今並

改後做此

謹案第三頁後七行勸農力本刋本力訛立據漢

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秦在亶